·读史札记·

对明清松锦决战中一件史实的考证

李新达

松锦战役是明清之间的一次战略决战，明军“重臣宿将，选卒骁骑，十万之众，覆没殆尽”①，在明亡清兴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。明军惨遭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，但一般认为，崇祯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的突围失败是关键。

关于这次突围的情况，谈迁的《国榷》有较详细的述评，许多文章和专著都引用该书的史料，可以说谈迁的观点已基本上得到公认。但是，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有关史料来分析，谈迁的某些观点仍有商榷的余地。

例如，关于蓟辽总督洪承畴最后是怎样决策的，谈迁说：“我军饷乏，洪承畴谓其下曰：‘敌兵新旧递为攻守，我兵既出，亦利速战，当各敕厉本部力斗，予身执桴鼓以从事，解围在此一举。’而诸将议回宁远就饷。薄暮，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与承畴书曰‘我兵连胜，今日再鼓，亦不为难，但松山之粮不足三日，且敌不但困锦，又复困松山，各帅既有回宁远支粮再战之议，似属可允。’于是诸将议不一，或明日战，或今夕战，或图再举。承畴曰：‘往时诸君俱矢报效，今正其会，虽粮尽被围，宜明告吏卒，守亦死，不战亦死，若战或可幸万一。不肖决意孤注，明日望诸君悉力。’方送诸将出，总兵王朴怯甚，已先遁。于是各帅争驰，马步自相蹂践，弓甲遍野，望火光谓敌在，不之前，走还，为伏甲所截，大溃”。②

由此可见，谈迁认为作为明军最高统帅的洪承畴最后决策时，仍然坚持明日决战，全力以赴，速战速决的主张，反对张若麒等人关于“回宁远支粮再战”的意见。明军惨遭失败是由于诸将畏敌怕死，争先逃命所致，与洪承畴的最后决策无关。

与此相反，我认为洪承畴最后决策时，放弃了明日决战的主张，基本上接受了张若麒等人“回宁远支粮再战”的意见。请看以下史实：

首先根据率兵突围的将领的史料，来考察洪承畴给他们下达命令的全过程。

李辅明是率兵参加松锦战役的八总兵之一，八月二十一日晚上从松山突围，二十三日来到宁远后，当天就向驻守在宁远的宁前道石凤台“据实塘报”。他说，八月二十一日，因“奴势重大，终不能闯濠，恐日久根固，此贼尤难剿杀，而粮草尤艰转运。故本日奉督帅面令”，大同总兵王朴、督标总兵白广恩、密云总兵唐通“三镇马、步为左路”，团练总兵吴三桂、山海关总兵马科、怀标总兵李辅明“三镇马、步为右路”。左、右二路“子初更天与贼大战，且战且闯”，合力突围，至宁远就粮。松山只留下督标总兵曹变蛟、分练总兵王廷臣，“在城与奴相持”。③蓟辽总督洪承畴、辽东巡抚丘民仰等未随军突围，仍然坐镇松山。

宁远城防御坚固，粮饷充足，是突围部队集中休整的前沿基地，也是前线消息最灵通的地方。驻守在此的宁前道石凤台，于明军突围不久就向兵部报告说：“总兵吴三桂在杏山且战且退，已到宁远……总兵王朴、马科，俱到宁远。唐通虽在杏山，未能闯围而出，然其人极有识略，留之杏城可资保障”。④又说：督帅自八月初二日连连冲战，未能奏凯，不敢撤

兵。岂料狡奴计生，挖濠包裹。督师急发马步闯围，以图内外夹击之计”。⑤

突围出来的六个总兵曾先后给兵部写过塘报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，因为缺粮，奉总督洪承畴之令，率兵突围就粮，以图再战，崇祯皇帝因后来看到“丘民仰札称，松山数万粮米，临行践踏如泥”，“所以怀疑诸将”，“因无粮糗出围就饷总属欺饰”，下令追查突围的原因，“著各镇臣自行回奏”。⑥

大同总兵王朴回奏说：“八月十八日、九日，松粮渐少，各营军士一半对垒，一半遣赴杏山海岸自运粮料。是奴未困松时，官兵早已从杏支粮赴松，则松之有无多储已可概见矣。见有各营赴杏山支粮印信领状存管粮道厅，可复按也。惟狡奴倾巢而来，挖濠口口。八月二十一日，督臣遣臣等杀出重围就粮时，察得在松本色不足供官兵二日之用。询之道厅，自七月二十九日起，至八月十八日止，通其运过松小粮料三万八千四十余石。以见在松山官兵马匹计之，日费粮料三千石。官兵住松二十日，即正数尚且不足，则松山之积储有无又不察可知矣。臣据实回奏，不敢一字支饰。”⑦

有一份《援辽被革将领自辩残奏本》也说：“贼众以困锦之法困松，督师察在松粮料甚少，恐人马困饿，令〔闻〕闯围……至二十一日战役，督师复传八镇，面令止留标下、分练二镇，余者杀出。”⑧

由于六总兵态度不变，户、兵二部又查无实据，追查一事只得作罢。这就说明，崇祯皇帝已承认，诸将所言基本属实，他们突围就粮是奉总督洪承畴之令，并非不战而逃，违令而行。

其次，我们再从洪承畴等人的档案史料中找出证据。

崇祯十四年九月七日，明军水师从笔架山海口接渡一批溃散明军到宁远。其中有王亮、八拜两名兵丁供称：“役等于九月三日蒙督师差来宁远通信”。宁前道石凤台看了洪承畴的来信后，立即报告兵部说：“松山自八月二十一月闯围之后，奴营遍布，水泄不通。督、抚在松许久，音耗寂然。本道屡差探听，无路可入。口口兵丁王亮、八拜二人透围得出，执有督师密札，语意催战，盖未知当日闯围失策，大致溃决也。松山连日被攻，赖兵将合力，军民一心，尚能保守。然米粮有限，主客聚食，三月之后，恐不可支。”⑨

这条史料很重要，有三点值得注意。

一，突围部队离开松山城才有十余天，洪承畴就急不可耐地派人冒险闯围，前来宁远向诸将“催战”。这说明洪承畴在八日二十一日向诸将下命令时，一定与诸将有约在先。其内容可能是约诸将突围至宁远就粮休整十天左右，就立刻回师对围困锦州和松山的清军实行“内外夹击之计”。⑩率兵突围的总兵白广恩离开松山时，曾亲自对他的儿子白良弼说：“我等去后，料松山可不被围，不过十数日，我自回来。”⑪白广恩这句话正好证明，洪承畴下达命令时，的确约诸将十数日后对清军内外夹击。诸将失约，故派人送信“催战”。

二，洪承畴“未知当日闯围失策，大致溃决”，说明他没有随军突围，而是坐镇松山。

三，松山“米粮有限”属实，并非诸将借口避战，丢下总督不管。洪承畴在来信中也有“商遣各镇之语”，⑫这说明他并没有责罚诸将违令乱行之意。

此外，从怀标监军姚恭的题本中也可以找到证据。《清太宗实录》说姚恭与洪承畴一起被清军围困在松山，⑬这是错误的。姚恭在写给崇祯皇帝的题本中回忆说：蓟辽总督洪承畴于“八月二十一日申时传令撤兵就饷，酉时起行。臣带印信，将勅书亲付亲信家人谢茂捧带随行。值夜闯冲杀出围，家人竟尔迷散。至宁远察访，始知谢茂尚在松山。”⑭这与怀标总

兵李辅明所说情况一致，可以互相印证。

从《清实录》中也可以找到有力的旁证。该书载，清崇德七年八月甲子，即明崇祯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，皇太极告诉诸将："今夜敌必遁"。果然不出其所料，明军因"欲战，则力不支；欲守，则粮已竭"，被迫分兵突围。"是夜初更时，明总兵吴三桂、王朴、唐通、马科、白广恩、李辅明等，率马、步兵，由前锋讯地，沿海潜遁"。⑮清军所说明军突围的原因、时间、路线、将领等情况，与明军有关人员提供的情况相符。明清双方都没有提到洪承畴、丘民仰、曹变蛟、王廷臣等人率军突围的事。这说明他们四人率领一支部队坐镇松山是实，其目的就是为等候突围部队回师松山时，对清军实行"内外夹击"。

通过分析明清双方所提供的第一手史料后，可以看出谈迁的观点显然很难成立。但是，谈迁在《国榷》中，记载了洪承畴与监军张若麒和部分将领的意见分歧，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因为正是洪承畴在进行最后决策时，屈服于张若麒和部分将领的压力，才在他们提出的"回宁远支粮再战"的基础上，选定了"内外夹击"的作战方案，从而导致了明军的惨败。对于明军的失败，洪承畴自有责任，张若麒等人也罪责难逃。为逃避责任，张若麒等人在写给明朝政府的塘报、题本中，却只字不提洪承畴最后选定的，基本上就是他们提出的作战方案，并且是由他们亲自去执行的。但据谈迁在《国榷》中的有关记载，张若麒等人就难以推脱自己的责任了。

明确了洪承畴最后选择的是"内外夹击"的作战方案这一关键问题后，其它一些有关的疑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例如，《清太宗实录》载，清崇德六年八月乙丑，即明崇祯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，"是日，上移营至松山，欲四面浚濠围之。是夜，明总兵曹变蛟率乳峰山马步兵弃寨而遁，欲冲围出，至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汛地者一次，至正黄旗骑军宗室巴布海张屯等汛地者四次，俱为我兵击败。敌兵一半突入御营，时守御营右翼大臣侍卫等俱未至汛地，军中大惊。明总兵曹变蛟中创，奔还松山"。⑯

许多研究松锦役兵的文章和专著，都根据这条史料得出同样的结论：认为八月二十一日晚上突围时，吴三桂等六总兵成功地冲了出去，而洪承畴、曹变蛟等人和万余官兵，没有能够冲出去，又退回松山。第二天晚上，洪承畴又命令勇将曹变蛟率精兵在前冲围。明军直冲皇太极的御营，即将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时，却因曹变蛟的受伤而慌忙退回松山，失去了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。

实际上，洪承畴既然与吴三桂等人有约在先，十天左右等突围部队回师松山时对清军内外夹击。那末，他就不可能在第二天就无故自毁前约，率军突围，打乱自己决定的作战计划。很显然，八月二十二日晚上，曹变蛟等人的战斗目的，不是突围后到宁远就粮，也不是不顾一切的夺路逃命，而是乘清军移营未定，防守不严时，对皇太极的御营突然袭击，冲垮清军对松山的再包围，迫其移营，减轻清军红衣大炮对松山城的直接威胁。清军方面因不知道明军"内外夹攻"的作战方案，所以错误地把八月二十一日以后的明军战斗意图，都说是"仓皇遁走"。⑰

然而，只有当洪承畴相信吴三桂等人的突围惨遭失败，内外夹击的作战方案已无力执行，松山驻军面临着援绝粮尽的严重威胁时，他才会命令松山明军全力突围。

事实上正是这样。八月二十一日后，洪承畴日夜盼望，突围部队回师松山的一点消息都没有盼来，却接到了皇太极的劝降书："皇帝敕谕松山城守官属兵丁：朕率师至此，料尔援

兵闻之，定行逃遁，遂预遣兵围守杏山，使不得入。自塔山南至于海，北至于山，及宁远东之连山，一切去路，俱遣兵邀截。又分兵各路截守。尔兵逃窜，被我军斩杀者，积尸遍野，投海溺死者，不可胜数。今尔锦州、松山援兵已绝……尔等宜自为计”。⑱

皇太极所言虽然基本属实，但“兵以诈立，以利动”，⑲洪承畴岂能轻信。可是多次突围皆失败，使松山明军失去了希望和力量。洪承畴见军心动摇，无计可施，只得闭门死守待援。直到次年二月十八日，因叛将夏承德的出卖，松山城才被清军占领。洪承畴被俘降清，巡抚丘民仰、总兵曹变蛟、王廷臣等人被杀。

综上所述，在松锦战役中，对于明清双方的统帅洪承畴和皇太极来说，作战决策既是认识过程，也是意志对抗过程。明军之所以败得如此之惨，无疑与洪承畴的决策失误有重大关系。这一历史教训，值得后人牢记。

---

①②谈迁：《国榷》卷97，思宗崇祯14年8月乙丑。
③⑤⑩《明清史料》乙编，第4本，第327页。
④《明清史料》乙编，第4本，第328页。
⑥⑦《明清史料》乙编，第4本，第335页。
⑧《明清史料》丁编，第7本，第674页。
⑨《明清史料》乙编，第4本，第331页。
⑪《清太宗实录》卷60，第12页。
⑫《明清史料》丁编，第7本，第674页。
⑬《清太宗实录》卷57，第30页。
⑭《明清史料》丁编，第7本，第675页。
⑮《清太宗实录》卷57，第21—23页。
⑯《清太宗实录》卷57，第26—27页。
⑰《清太宗实录》卷57，第22页。
⑱《清太宗实录》卷57，第31页。
⑲《孙子·军争篇第七》。